国际政治黄皮书

2001年押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

名誉主编：李铁映

主　　编：李慎明　王逸舟

副 主 编：李正乐　沈骥如　李少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孱）数据

摇圆圆员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辑李慎明，王逸舟主编援
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圆圆员圆
摇（国际政治黄皮书）
摇陈月晕苑原惠苑源恕原廉苑原员

摇Ⅰ圆圆…摇Ⅱ圆①李… ②王… 摇Ⅲ圆国际形势 原圆圆员原研究报告摇Ⅳ圆阿缘圆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孱数据核字（圆圆圆 第 愿苑藏苑号

·国际政治黄皮书·

摇摇圆圆员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

主摇摇编：李慎明摇王逸舟
副 主 编：李正乐摇沈骥如摇李少军
责任编辑：郭摇文
责任印制：同摇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缘号摇电话 远缘员恕恕员摇邮编 员圆苑藏圆
网址：澡藏：辑辑增增援泽藏藏援精彩援精社
经摇摇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排摇摇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摇摇刷：北京科技印刷厂

开摇摇本：愿恕伊员恕源毫米摇员辑圆开
印摇摇张：员袁
字摇摇数：猿圆千字
版摇摇次：圆圆员年 圆月第 员版摇圆圆员年 圆月第 员次印刷
印摇摇数：圆圆员原缘圆圆

陈月晕苑原惠苑源恕原廉苑原员辑阅· 园苑摇摇摇 摇定价：圆恕圆圆元

摇摇摇摇摇版权所有摇摇翻印必究

统稿小组：王逸舟摇沈骥如
李少军摇王摇新

电子邮箱：宰粤[illegible]

目摇摇录

〔总摇论〕

摇摇世纪之交的不变与变：透视 □□□□年的

摇摇摇摇国际政治与安全…… 王逸舟（ 员）

〔大国关系〕

摇摇世界大国关系动向 …… 王金存（ 员）

一、□□□□年世界大国关系的基本态势 ……（ 员）

二、围绕美俄欧（盟）展开的欧洲大国关系 ……（ □）

三、亚洲以美中为焦点的多边大国关系 ……（ 猿）

〔第三世界研究〕

摇摇全球经济大转变中的第三世界 …… 李摇琮（ 缘）

一、曲折历程……（ 缘）

二、新的起点……（ 缘）

三、落后根源……（ 远）

四、未来前景……（ 苑）

〔周边安全形势〕
摇摇朝鲜半岛走向历史性缓和 …… 高摇恒（页码）
一、六个国家的战略考虑 ……（页码）
二、朝鲜半岛的发展前景 ……（页码）

〔军备与军备控制〕
摇摇军备与军控的重大形势 …… 洪摇源（页码）
一、军备与军控形势的现特征 ……（页码）
二、多边军备控制谈判的复杂进程 ……（页码）
三、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关系 ……（页码）

〔联合国研究〕
摇摇走进新千年的联合国 …… 李东燕（页码）
一、千年之交的联合国改革 ……（页码）
二、千年首脑大会的影响 ……（页码）

〔区域组织与政治〕
摇摇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新进展 …… 高摇华（页码）
一、欧盟一体化的深化 ……（页码）
二、“上海五国”的成就 ……（页码）
三、东盟显示出的新亮点 ……（页码）

〔全球性问题〕
摇摇全球恐怖活动的新特征 …… 卢国学（页码）
一、全球恐怖活动的现状与特点 ……（页码）
二、全球恐怖活动频繁出现的原因 ……（页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全球恐怖活动及反恐怖斗争趋势 ……（□□□□）

〔各国政党〕

摇摇世界政党政治的现状、趋势及影响…… 金摇鑫（□□□□）

一、世纪之交世界政党政治的现状 ……（□□□□）

二、世界政党政治的总体发展趋势 ……（□□□□）

三、世界政党政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

〔世界经济〕

摇摇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与国际环境 …… 王摇东（□□□□）

一、世界经济及经济安全形势 ……（□□□□）

二、国际金融现状与危机隐患 ……（□□□□）

三、未来的世界经济形势展望 ……（□□□□）

〔国际关系理论〕

摇摇世纪之交的欧美国际政治学视点 …… 李少军（□□□□）

一、关于时代问题 ……（□□□□）

二、关于世界体系 ……（□□□□）

三、关于全球政治 ……（□□□□）

〔重大专题〕

摇摇历史合力的形成机制：妥协

——兼评一年来国际关系、两岸关系中妥协

原理的应用…… 沈骥如（□□□□）

一、妥协是解决争端、实现“双赢”的方式 ……（□□□□）

二、妥协是不同政治力量间形成历史合力的机制 ……（□□□□）

三、评近一年来国际及两岸关系中的有关事例 ……（猿[illegible]
结束语 ……（猿[illegible]

〔附摇录〕

摇摇国际政治与安全大事记

摇摇摇摇（员怨怨年 员园月～圆[illegible]年 怨月） …… 迟丽萍（猿[illegible]
一、国际政治……（猿[illegible]
二、国际关系与外交 ……（猿[illegible]
三、国际组织与会议 ……（猿[illegible]
四、安全与冲突 ……（猿[illegible]
五、军备与军控 ……（源[illegible]

世纪之交的不变与变：透视□□□□年的国际政治与安全

王逸舟

□□□□年的国际政治与安全，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特殊的意义，它取决于论者所处的不同思考角度。这一想法出自写下标题的一刹那，当时，笔者脑海里忽然产生出一种意识：这里的“□□□□年”，究竟是指公元第□□□□年这样一个特别的年份，还是指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在共同纪元度过的整整□□□□年？仔细想想，两种回答都不无道理，对于同样的历史和现实，研究者可以有大相径庭的不同解说，同时它们背后隐含着多种不同的观测角度，给人们提示思考问题的多重的、立体的侧面；这些角度和结论往往既存在分歧、又有许多交叉，不易截然分割，也各有所长所短。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中国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中间，当然同样可以“我说”“你说”、见仁见智。笔者十分坚持的一点是，观点与看法的多样化，当然是好事而非坏事。国际问题的专业人员，特别应当广泛比较、兼收并蓄，避免狭隘简单化的判断；与其匆匆得出结论，不如广泛比较、多了解一点情况——这是本书的重要出发点之一；不妨说，这也是读者阅读时应当注意的第一观察点。

在考察 [illegible] 年的国际政治与安全时，人们至少可以给出以下不同的角度及其结论：

新闻报道揭示了观察问题的第一个角度，“ 新闻角度 ”，一个总在变动、多少让人无法捉摸和缺乏内在逻辑的角度。

比如，当说到公元第 [illegible] 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时，国际政治的观察者和分析家会立即联想到一系列具体的事态和事件。

有人会说这是一个重要的“ 选举年 ”。它不仅产生了美国新总统、俄罗斯新总统、日本新首相、以色列新总统等等，连我国的一个特殊省份——台湾——都选出了它的新领导人。细细想想，这些选举结果可能预示着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某些微妙复杂的新动向。它们可能证明，战后出生的领导人有可能引导出与他们的前辈不完全相同的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有时更加灵活多变和富于创意（往好处讲），有时更富冒险性和挑衅性（往坏处看）；它们可能证明，选举年确实给有关国家、地区或国际关系带来在非选举年无法见到的变化；它们可能证明，大国关系像我们平时感受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一样，变幻莫测，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

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大国军备竞赛重新开始或加剧的年份。美国在冷战结束的 [illegible] 年后头一次将这个超级大国的军费开支重新推向 [illegible] 亿美元的高度，美俄之间围绕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展开新的矛盾与争夺，克林顿虽然暂时取消部署国家反导系统（[illegible]），然而美国下一任总统的两位主要候选人戈尔和布什却马上言称不会轻易放弃这一系统；另一方面，俄国海军在承受着“ 库尔斯克 ”核潜艇失事的巨大损失的同时，仍在陆续不断地研制出能令世界任何国家胆寒的尖端军事打击手段；在远东的日本和中国的台湾，又有若干引起广泛批评和争议的重大武器采购项目出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围绕所谓战区导弹防御体系（[illegible]）展开的争论，它似乎表明，科索沃危机的余波仍在东亚等新的范

围令人忧虑地不断延伸。

在许多人看来，世纪之交的时候，世界似乎突然降临了一种单极世界的巨大阴影，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 20世纪的“ 丛林法则 ”似乎重新大行其道，像战前的某个时期一样，整个国际关系格局面临着再度失去平衡的危险。在 2000年，俄罗斯新总统和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共同的场合（如“ 上海五国 ”会晤）和不同的场合（如俄美首脑会谈及中美首脑会谈），多次强调了目前防止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出现了“ 战略失衡 ”的危险，重申了建立多极世界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法国人和一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世界多样化的问题上，在对美国发展国家反导系统的问题上，与中国、俄罗斯有近似的结论和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一些分析家认为，前些年经常提到的“ 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 ”，已经被日益严峻的事态所超越；“ 和平与发展 ”如果不是幻想，至少也是某种现实中尚未解决的“ 问题 ”。

与这些估计不同，传播媒介同时存在其他的（数量可能更大）、一些较为乐观的评估与预测：

有人会说这是一个第三世界运动和组织重新活跃的年份，其证据是，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在这一年都有重要的会议和宣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年底专门召开了与非洲国家的高层对话会议（有人称它为“ 第二次万隆会议 ”）。

有人会说这是一个联合国改革年，是安南秘书长和一些国家的呼吁引起广泛重视的年份。不难注意到，在“ 千年首脑会议 ”上，多数国家响应秘书长倡议，支持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进行更多对话与合作，在未来几年内对安理会及联大，作出深刻而重大的改革。

有人会说这是一个“ 新经济 ”持续高涨的年份，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在信息和科技以及股市的带动下继续给人以某种“ 利好 ”消息，亚洲经济似乎从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复苏，世界经

济的增长率达到近些年的最高数字。

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区域主义快速发展的年份，不仅经济的区域集团化在西欧、北美和亚太地区继续扩展，而且政治和军事的集团化或者说地区性的“集体安全合作”又有不少新的动向（从北约的新动向到东盟的新宣言，从非洲统一组织新的维持和平行动，到拉美一体化组织新的整合努力，从中亚国家围绕石油和天然气进行的多国合作，到中东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围绕中东和谈问题进行的共同斗争）。

有人会说这是一个“第三条道路”显著兴起的年份，是欧美中间派政治势力冉冉上升的时期，是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纪之交实现新综合的开始。

许多人会说这是一个新千年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到来的年份，“新”的含义涉及科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旧”的时代或领域。

自然，还有许多别的概括方式，我们无法一一列举，所有这些概括及其的观察，都含有“真理的颗粒”与单一判断的特点，它们从不同侧面，表达着或失望或期盼，给整个人类发展前景以真实翔实的、同时是捉摸不定的说明。对这一层面，传播媒介已有大量而充分的报道，我们的读者也早已耳熟能详。类似的“新闻笔法”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它们之间似乎并无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在世纪之交的世界，人们面临了一个既不熟悉、也无法定义的情形。新闻笔法时而让人愤怒、失意，时而令人满意、振奋；好比一个人在行进时，一会儿似乎是走向深渊，一会儿仿佛又看到了曙光。新闻充满了大量而新鲜的信息，但它本身无法给人提供确当的方向感和有深度的分析。

历史学家给出了第二幅观察的画面。

历史的分析多半是深刻的，它首先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历史观察，哪怕只是历史观察方法中的一种。它把当下的事态与过去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经有过的事态比照，从利益冲突与“自助”的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找出其间的相似性，试图发现规律性的东西，解释竞争与“自助”的合理性。站在这一角度，人们得出的结论是：当今的世界仍然是无政府的世界，主权国家及其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仍然是比其他国际性的乃至全球性的需求更有效更主要的追求，旧的“丛林法则”仍然是支配人类动物园的基本规则，实力政治和霸权主义仍然是现实政治的基本逻辑；无论大小强弱，各个国家仍然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本国条件出发，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争夺权力与利益的斗争。以此分析，公元第 [illegible] 年的画面，恰恰是 [illegible] 年来各国争斗和磨擦的历史再现，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某种体现，是又一轮国际间争夺战的开始。

从后一个角度观察，科索沃危机之后的国际关系，的确进入了一个新的紧张与磨擦的时期，但它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和循环，是“人性恶”哲学的放大和使然。

许多人指出，首先，这是旧式英帝国主义世界霸权的再现。一个冷战结束了，另一个冷战开始了。与此相关，所说的“巨大战略失衡危险”，或者“大国关系越来越多的紧张与磨擦”，不过是 [illegible] 世纪的欧洲列强政治的继续，是资本主义的新的扩张与发展阶段的不平衡规律的结果。近一段时期对美国军工企业和行业的抨击和揭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观点。人们指出，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失去了苏联这样一个令西方公众害怕的对手，很难找到理由大规模提升武力和军备，因此，一些战争贩子和追求行业垄断利润的集团，在后冷战时期要千方百计捏造出各种令人害怕甚至恐惧的“故事”，制造新的敌人，为新时期寻求战争借口和发展军火工业的理由。它们千方百计指控所谓“敏感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基斯坦等等）偷窃美国和西方的军事尖端技术，指责这些国家制造“献金丑闻”、争夺地区霸权或存在侵犯人权等问题；再如，渲染所谓“无赖国家”或

“令人关注的国家”（如北朝鲜、伊朗、利比亚、古巴、伊拉克、阿尔及利亚、苏丹等等）要么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危险，要么有领土和其他野心，指责它们对邻国对周边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构成巨大威胁。批评者指出，美国及其西方一些人在作出上述指控的同时，却对自己盟友的“毛病”有意视而不见，实行双重标准，比如，对以列色研制、生产和储存核武器以及违反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行径不闻不问，甚至有意纵容、包庇。

其次，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相比，非西方世界处于边缘化的各种难堪境地。这里面不仅包括广大的弱小发展中国家，而且指俄罗斯、印度甚至中国这样一些大国。军事的垄断优势，技术和科学研究的垄断优势，经济及其出口贸易的垄断优势，传播媒介甚至语言方面的垄断优势，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制订上的垄断优势；既有硬实力的优势，更有软实力方面的优势。这种核心与边缘的关系，是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以来（或者说近代民族国家诞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继续，或者借用沃伦斯坦的术语，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深化”。从 [illegible] 年 怨月间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召开的千年议长大会和千年首脑会议上可以看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对现有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批评，不仅涉及到具体的债务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苛刻援助方式、南北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经济技术差距、国际货币基金（[illegible]）强制推行的改革计划，而且涉及到规则制订权、对现有秩序的看法、对联合国的期望（及失望）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反映出认识的深化与现有国际斗争的演变趋势。从一定角度看，这些争论及后面的力量对比，实质是 [illegible] 世纪后期国际格局剧烈变动、国家发展不平衡、列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弱小国家争取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局面在更高层次的重现。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时代和因特网的使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只会造成新的不平等和更严重的问题，使核心更趋核心，使边缘更加

边缘。美国的“新经济”仅仅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而不是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新福音。世纪之交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 圆万 缘千美元，而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多半只有几百美元；仅东部非洲就有 圆□□□万人食不果腹。即便在美国，公认的事实是，最富有阶层与最贫困阶级的差别也没有缩小。现在的穷人仍然像以往一样露宿街头，而亿万富翁的财富却成倍地增加。从这个意义上，人们不无道理地批评道，全球化即是西方化，或者干脆可以把它等同于“美国化”。

固然，现实主义分析家们提供人们的，绝不只是悲观主义的预测。有时，现实主义角度也能产生相对乐观的见解，对于俄罗斯、印度、巴西或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尤其容易如此。比如，人们可以说，大国所以是大国，是因为它们的幅员、人口和资源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存在着使特定的民族生生不息地存在、发展，称雄本地区、实现大范围各种因素整合的得天独厚条件。再进一步说，像印度、中国这样的大国，由于特殊的地缘和文化优势，其机遇总是大于挑战，那些时常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反而可能有助于这些国家的奋起。只要这些国家内部不出现大的危机，外部的任何力量无法阻止他们崛起为本地区甚至全球性的重要国家。人们可以列举许多事例，证明这种判断的正确，比如，印度的软件界出口量已经雄居亚洲乃至世界发展中国家之首，印度已经成为南亚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整合力量，印度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是来自第三世界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更不用说，世界公认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潜力已位居全球前列，近期它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证明，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不仅在东亚区域已经是具备重大影响力的强国，而且日益崛起为挑战现有欧美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潜在力量。同理也适合于分析其他地区的大国和强国，如墨西哥、巴西、尼日利亚、南非、印尼等等，许多人依此展示出了 圆□世纪中叶某个时期区域

强国纷纷崛起、多极化名符其实呈现世人眼中的图景。不仅如此，根据“发展不平衡规律”，即便是中小发展中国家，仍然有自己的机会。亚洲几个“小龙”，拉美的智利、阿根廷等国，中东欧和波罗的海的一些国家，都可看作这方面的事例。按照这种观点，发展中国家不一定永远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行列，关键取决于它们自身的努力和外部机遇。一旦机会到来，国际体系和地区格局势必发生变动，新的力量平衡过程将重新开始，国家在国际综合国力排名表上的位置也将随之调整。这是一个大国争先、列强争锋的时代，是国家进取上升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与相当多的无助且无望的弱小国家——比如撒哈拉以南的多数黑非洲国——不同，对于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家及民众来说，它是一个希望大于失望、机遇大于挑战的时代。

第三个角度是全球主义者的角度，也叫相互依存的观点。

这种观点有一种哲学上所说的“进化论”的基础。它相信，人是变化的，社会是发展的，历史是进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也一样处于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之中。从这个角度测量，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社会和各国面临了与以往不尽相同的环境。这种变化是深刻的、持久的，反映出新的时代技术进步和信息发展给国家间关系带来的冲击。它很难用好坏形容，但无论如何民族国家必须面对和适应这种变化及其冲击。在这种观点看来，全球化虽然有问题的一面，它毕竟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多极化虽然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它总归代表着一个历史的进步方向。同样用这个角度衡量，[illegible]年的世界，确实处于新的历史转折点，既有更大的机遇，同样面临深刻的压力和挑战。虽然进展缓慢，毕竟在进展之中；所谓“道路曲折，前途光明”。

以这一角度观察，比如说，[illegible]年的国际格局中可以发现如下一些积极的事态或迹象：

——怨月上旬的联合国千年首脑大会，显示出这个最大和最

有道义权威的国际组织的一些动向。首先，在这千年之交，有 多个国家参加，派出了高层代表团与会。有 多个元首和政府领导人预定发言。它反映出国际社会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围绕联合国提出的各种现实问题和急迫需求。其次，圆桌会议和安理会的双边多边会晤（微型会议和双边会谈）更有实质性。例如，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之间预定的双边会晤，尤其是美中俄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已经引起世界注目。依全球主义者的看，这种会议当然不可能达到“ 统一思想、共同行动 ”的目的，然而，它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即作为当今最大的国际间政府论坛和多边磋商机制，通过会上会下报告、发言和各种文件，让联合国和世界多数国家感受世界发展的方向。必须承认，世纪之交的联合国，的确面临严重挑战。它的能力与世人对它的期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不协调和差距。比如，如何更好地维持世界和地区和平与稳定，包括裁军、维和以及消除热点等等；如何更有效地促进合作与发展，如促进南北对话、消灭贫穷、促进教育事业、妇女保护等等；如何促进各国合作，改善环境与生存质量，都是棘手的难题。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安南的改革设想（加强国际干预、重视人权、扩大常任理事国数量等等），可能导致安理会和联大改革加速；科索沃危机之后对联合国作用的怀疑（有人甚至预测了联合国的消亡），以及联合国目前的财政危机（许多国家拖欠会费，仅美国就达 亿美元之巨），也是促进联合国不得不进行改革的重要因素。然而，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困难，这么多的国家和领导人与会及其对联合国的肯定（尤其体现在首脑会议最终通过的宣言），本身便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新经济和信息技术的进步，虽然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好处大小不一，造成的增长快慢不一，但它们毕竟推动了所有国家的前进和绝大多数民众生活的改善。不论承认与否、

喜欢与否，全球化已经变成一种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从引导各国之间的贸易和金融方式，到确定社会发展的方式，根本上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其涉及的领域，大到国际政治、外交和贸易，小到个人通讯、工作方式、宗教生活和健康保健等等。首先是器物层面的改变。有关数据显示，[illegible]年代世界多数国家的贸易额都出现巨大的增长，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计算机、互联网和无线话机的数量几乎呈几何数量式的扩张，这方面，中国、印度、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发展中国家并不比发达国家逊色，例如，[illegible]年中国的手机用户数量超过日本，已经达到 [illegible]万台的巨大数目；全球的移民总数和到国外寻求就业机会的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其次是体制层面的调整。比如，在 [illegible]世纪初，没有一个国家实行了所有公民的投票权，但到 [illegible]年，已有[illegible]的国家推行了这种制度和落实了相应的权利。有色人种、妇女以及某些少数民族（非主体民族）在这方面曾经是受歧视的对象，现在这种歧视虽然在世界各地仍然没有彻底消除，但毕竟有了改观。南非 [illegible]年代中后期的进步是最好的例证。再次是观念层面的更新。在世界各个角落，在几乎所有国家，年轻一代比他们的前辈更加向往自由和个人权利，更加追求平等和民主，更加追求富裕充实的消费生活，更加善于利用现代化的通讯和生活方式。[illegible]年代时谈论全球化还被认为是一种极不现实的“奢论”，[illegible]年的今天却——在东京、巴黎和纽约或北京——几乎没有一家杂志（不论学术期刊或通俗杂志）不以此为吸引读者的“卖点”；从 [illegible]年代中期开始，承认与否，喜欢与否，全球化进程已经成为深入人心、影响潮流的一种大势。

——国际范围形形色色影响力日增的民间组织和运动，区域主义和国际机制的发展，反映出全球市民社会的崛起和各国间合作的加强。它们是世纪之交进步的体现，表现出对民众和社会的各种权利的更大尊重，也是伴随国际化全球化兴起的新安全观、

需要全本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